

快餐文学城



卧底

■ 龚培德 著

快餐文学



快餐文学

快餐文学

■ 快餐文学 ■

快餐文学坊

卧底

龚培德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 / 龚培德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9.10

(快餐文学坊丛书)

ISBN 978-7-5469-0241-8

I. ①卧… II. ①龚…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4715 号

丛 书 名	快餐文学坊
主 编	于文胜
本册书名	卧底
作 者	龚培德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张莉涓
书籍设计	党 红
版式制作	卜建晓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话:0991-4690475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8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241-8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2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5
第六章	88
第七章	100
第八章	114
结束语	147

卧 底

第一章 黑吃黑

—

那是今年冰雪刚刚消融的春天，朱大虎经手了一个很成功的毒品案。云南一个姓苏的毒贩通过“关系”和朱大虎在电话中成了“朋友”，后来在对庭川市和朱大虎进行多方考察后感到很满意，便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让手下的8个人，把2000克毒品按每包6克，用胶皮包成334个“毒枣”，用人体藏毒的方法，将“毒枣”吞入腹中。为了防止中途要方便，预防呕吐或其它原因造成排泄，他们在吞入“毒枣”后又吞入大量的果导片。8个人中有5个女人，有的将“毒枣”吞入腹中还嫌带的不够，在自己的阴道内又塞上几颗。一切安排妥当后，当天中午这行人顺利地通过安检，登上了飞往庭川市的飞机。只是那个狡猾的安排这8个人“旅行”的苏老板，临上飞机前又改变了主意，而没有登上班机。不用说，下了飞机后这些被苏老板雇来的送“货”人都成了朱大虎的囊中之物。这送“货”的8个人中有7个都是因为贪图苏

老板“货”到庭川市后每克给30元的运费报酬而参加贩毒的。只有一个名叫蔓妮的女人是一个真正毒贩,而且她把苏老板都骗过去了,她是接受一个名叫杨双全的毒贩子的指派利用这个机会来考察庭川市的毒品市场的,只是令杨双全和她想不到的是,她在庭川市刚一露面便落在了朱大虎手中。

对蔓妮的伪装撕破来自于她携带的毒品数量太少,她在腹内没有吞进一个“毒枣”,而仅仅在阴道内藏有几个。朱大虎对她的怀疑由此而产生。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审讯之后,蔓妮终于交代云南毒贩杨双全让她考察庭川市场的情况,朱大虎在对蔓妮调查后,确认她的老板“杨双全”确实在进行着毒品买卖,是云南公安部门挂上号的毒品贩子。至于蔓妮为什么未将“毒枣”吞入腹中,她说过去曾采用过此方法贩运毒品的人因为不慎,弄得货毁人亡,故她没敢吞入,但做梦也未想到因这而被识破。根据这个情况,韩寒决定:抓住这条线索不放,张网以待,随时准备捕捞更大的鱼。于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朱大虎化名为“朱三”并以“朱老板”的身份,很快与云南瑞丽一自称“杨老板”的人接上了头。

瑞丽的“杨老板”通过手机对“朱老板”说自己手上没有“货”,只是替朋友打探一下这边市场的行情,至于什么时候有“货”会及时通知。末了“杨老板”嘱咐“朱老板”:“手机保持通畅,以便随时联系。”

然而,一晃十几天过去了,“朱老板”保持通畅的手机里始终没有“杨老板”传来的消息。

一切,好像一下子进入了一片迷离的水雾状。那平静的水面,鱼儿准备浮头前期刚冒出的水泡突然一下子消失了,不见了,这不能不把朱大虎悬着的心提了起来。

二

陈远富是滇黔桂石油勘探局下属的陇川“云凤”边境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今年刚刚满46岁。说是总经理，其实也只不过管着十几个人而已。他的这个公司是几年前各行业大搞“第三产业”时，勘探局为安排下属几个单位的下岗人员而临时拼凑的。陈远富因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而成为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自成立以来，买卖谈了许多，却没有做成几笔，最后落得个把自己房子都租赁出去的地步。面对困境，他不是想方设法搞好公司的经营，而是对公司所在地——拉音开发区不远处缅甸那片山谷中的一望无际妖冶的罂粟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知道在那些美丽花朵后面孕育的财富，要比他经营公司捞取的钱财多出几十倍。于是，他利用自己公司做边贸生意的机会，频繁出入缅甸，开始偷偷摸摸做起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的伪装没有瞒过云南公安缉毒警察的眼睛，他的行踪也一直被注意，但由于他像狐狸一样，闻着气味不对就开溜，虽然长期将其列为重点监控的嫌疑对象，却因未掌握确凿证据而使其成为漏网之鱼。

缅甸的3月正是收获之时，沉甸甸的果实挂满了树的枝头。陈远富像以往那样，从木姐口岸走进了这个适应罂粟花生长的热带雨林国家。虽然和以往一样，他顺顺当当地走入过境口岸，但是这次陈远富来到缅甸的确和以往不同，他要见一个人，而这个人中缅边境口岸的毒品贩子中是有很大大名气的，那是一个名叫“杨德伟”的人，至于他的真实姓名，具体身份，从何而来，却没有人清楚，但毒品贩子都知道“杨德伟”生意做得很大。此人狡猾阴险，诡计多端，在这条“道”上从来未失过手、翻过船。谁靠上他，谁的口袋里就会装满哗哗作响的票子。

陈远富是通过一个名叫“阿栾”的女人牵的线,才有了和“杨德伟”相识的机会。“阿栾”三十多岁,高1.6米左右,微黄的头发常爱盘在脑后,眼睛里始终一片水色,让人琢磨不透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在陈远富认识的缅甸女人中,“阿栾”长得算是比较丰满和标致的,这个女人中国话说得极好,经商很有些手段,不仅在云南边境口岸做生意,她还跑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购置货物,除经营一些日常百货外,还做一些木材、机械、玉器生意。因陈远富的“云凤”公司下边也设有一个玉器经营部,她两年前和陈远富打上了交道。陈远富在与“阿栾”两年多的生意交往中,没让这个女人吃亏,而这个女人也用自己的身子“报答”了陈远富,使陈远富在“阿栾”身上感受到了异国情韵。

两年多的摸底,也可以说是考察,使“阿栾”感觉到陈远富是个生意场上可以信赖的伙伴。而更主要的是陈远富对金钱的过分渴望和他悄悄与毒贩子的交往使她感觉到陈远富可以和自己成为一条“道”上的人。出于这种原因,她不断地把陈远富和他公司的一些情况汇报给了她的幕后老板“杨德伟”。

“杨德伟”说不清是哪国人,但他能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由于“出道”早,手段高,而被这行人“钦佩”。这些年“杨德伟”在毒品生意场上也确实做了许多次干脆利落的买卖,生意从边境一直做到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可谓“英雄出少年”。“杨德伟”自己也认为,他的“事业”目前正进入一种快速发展的时期。

听了“阿栾”关于陈远富的考察情况汇报后,这天“杨德伟”点着烟怔思了一下,而后对“阿栾”说:“现在国际上把禁毒当作重中之重进行铲除,中国打击毒品更是严厉,我们前几次生意都因各种原因而被中国警方识破收缴,损失惨重。而且由于西南运输渠道逐渐萎缩,要开辟毒品的新市场,就必须要建立一条新的航线和渠道。”最后“杨德伟”说现在是该见见这个“云

风”公司陈经理的时候了。

“杨德伟”和陈远富见面是在口岸一家名叫“达丽”的豪华酒店的包房里，看着“杨德伟”的穿戴和对手下那副盛气凌人的模样，陈远富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产生了一种嫉妒。他想凭自己的才能和本事，如果不是中国在毒品方面打击力度大，如果不是中国缉毒警火眼金睛，他是一定能成大气候的，而且绝不会使自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低三下四。他“杨德伟”“耍派”靠的是什，不就是金钱吗？是啊，钱可以使人挺起腰杆，钱可以使任何漂亮的女人俯在自己的脚下，这是他几十年来总结的人生真谛。也许从这时起陈远富就有了为了钱而不惜掉脑袋的感觉。

“杨德伟”看陈远富只低着头望着杯中暗红色的葡萄酒出神，便问：“陈大哥在想些什么？”

陈远富听了“杨德伟”的一声问话，才把自己飘游的思绪拉回来，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生意上的事吗？”

“是啊，”陈远富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一搅和，现在做什么生意都赚不上钱。”

“凭陈大哥的手段，哪样生意摆不平呀，”“杨德伟”嘿嘿一笑，“况且你陈大哥和别人不同，还有别的门道上的收益啊。”

陈远富听了“杨德伟”的笑声立即扬起头，他不知面前这个神秘的“杨德伟”为什么会出此言，但他知道自己过去和毒贩子交往的事，眼前这个人肯定是确知无疑了。

“别害怕”，“杨德伟”说，“实话告诉你，我对你陈大哥已经注意很长一段时间了，和你做买卖的‘阿栾’就是我派的人，你搞的那点小打小闹，玩不出什么大名堂，要想躺在票子上睡觉，活得像个人样，就得有大气魄。别看你们中国公安没抓住你，你

的一举一动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听了“杨德伟”一番话，陈远富心想眼前这个家伙可真够阴险的，自己和他打交道可得当心。于是，他说：“既然小弟对大哥的一切都了如指掌，那需要大哥做什么，就请小弟直言。”

“杨德伟”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梳了梳说：“我们缅甸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含糊，话只要出口是不许反悔的，你可有这个胆量？”

陈远富说：“鸟为食死，人为财亡，干这行还怕掉脑袋？你放心吧。”

“那好，”“杨德伟”又点燃一支烟，“那你告诉我，你的公司都经营什么？”

“柴油、汽油、机械、纺织品。”

“还有什么？”

“珠宝玉器。”

“从我们缅甸弄一些玉石到你们中国，你们公司可以办理报关手续吗？”

“这没问题，我们是边贸公司，有经营玉石的项目。再说，前两年我也从缅甸做过几次玉石生意，有关玉石方面的知识我还略知一二。”

“那好，”“杨德伟”端起酒杯说，“我们的合作就从现在开始，干了它。”

陈远富看着“杨德伟”的脸上露出的那种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对自己感兴趣，为什么打自己算盘的道理了，原来他是要在玉石中做文章。他不得不承认“杨德伟”这个缅甸大毒枭脑瓜的确好使。尽管他不知道“杨德伟”的下步棋会是什么，但从“杨德伟”长时间对自己的关注，他知道“杨德伟”的下步棋肯定离不开我陈远富，想到这他毫不犹豫地端起了酒杯。

三

在美丽的云南瑞丽市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悬挂着许多公司的牌匾，“凌云”商号也夹杂在其中。

45岁的杨双全是这家商号的总经理。

别看杨双全大字不识几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在这条街上却很有名气，而且目前在许多商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的情况下，他商号的生意却依然很红火，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杨双全原是云南石县的一个农民，15岁不满他就告别农田外出闯世界。先后贩过马、倒过美元、搞过机械，后来随着边境口岸的开放，到瑞丽旅游的人数增多，来瑞丽购置玉器的人也多了起来，原因是瑞丽这个地方靠近缅甸，而缅甸的玉器首饰式样比较多，价格相对国内其它地方来说也较为便宜，因此，有许多人靠从缅甸倒卖玉器入境发了大财。杨双全瞧着别人大把数着票子，心里直痒，他眼珠转了几下，便很快地也盯上了这行买卖。靠着他那长久混迹于江湖的不烂之舌，再加上道听途说得来的有关玉器方面的知识，对蒙骗那些不知底细的外行和旅游者来说已绰绰有余。他从1984年开始涉足此行业，靠坑蒙拐骗也曾发过点小财，但很快就被其挥霍掉了。于是，寻找和渴望更多的财富便成了他人生追求的目标，而要迅速“暴富”的最简便、最简捷的方法便是搞“白粉”。搞“白粉”对闯荡江湖几十年和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打过交道的杨双全来说并不费力，而且由于他“善于经营”很快成为此行业出色的“道”中之人，这也是他的“凌云”商号能够长久不衰，而他杨双全这些年来腰包鼓鼓的秘密所在。

2001年3月下旬,他接到与他同做玉器生意,也同是“道”中之人的“好友”陈远富的一个电话:“有急事要和你商议。”

在“凌云”商号二楼杨双全的卧室里,陈远富问他:“有宗大买卖,敢不敢接手?”

在得到杨双全肯定的点头后,陈远富便和盘向他托出了心中蓄谋已久的打算:原来从缅甸回来之后,陈远富就一直想利用“杨德伟”的“货”,自己赚取大笔钞票。他知道“杨德伟”利用自己公司做生意,事后会分给他一些红利,但这些红利与“杨德伟”的“货”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趁此机会,端掉“杨德伟”的“货”,自己找销路。当然,劫“货”在“道”中是掉脑袋的事,只有不怕死的人才敢动这样的念头。因为一旦走漏风声,等待他的随时都是刀光血影。然而票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他抵御不过这种诱惑。但劫“货”仅靠他一人是不行的,思来想去,他决定把自己这个计谋告诉他认为能信得过的“朋友”杨双全。为什么找杨双全,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杨双全过去曾流露过要搞大宗买卖的想法,此人心黑手辣,不仅肯合作,而且一定比自己还急;二是杨双全搞这行的时间长,路子野,张开网能够迅速将“货”出手。

果然,听了他的打算后,杨双全血红的眼睛即刻闪出了光芒:“他妈的,送到嘴里的肉不吃白不吃,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钱就是亲爹亲娘。‘杨德伟’这个从来没翻过水的毒枭,这次可要栽在我们兄弟俩人手中了。”他兴奋地抓住陈远富的手说:“只要那‘杨德伟’打你公司的主意,那他这批‘货’准少不了,只这一次,也够咱兄弟俩这辈子花销的。”随后,两人为劫“货”的事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杨双全又特别叮嘱这事可千万不能让第二人知道,陈只要按“杨德伟”的安排行事,负责把“货”从缅甸运到境内,销“货”的事由他来负责。

陈远富问：“你销‘货’真有把握？”

杨双全拍着陈远富的肩膀说：“咱哥俩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你还不放心？”接着杨双全将他派蔓妮到庭川市考察毒品市场，并已找到大买主的消息告诉了他。并淫荡地笑着说：“蔓妮那娘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和她在一起，心里还真犯痒。”

陈远富听后笑了笑：“你老兄可是福星高照，财色兼收啊。”

杨双全说：“我哪比得上你啊。”

陈远富一愣，知道杨双全指他和“阿栾”的事。随即笑道：“如果杨兄有兴趣，下次介绍给你。”

2001年4月初，在得到陈远富关于“杨德伟”准备利用他的公司有大宗“货”要进入中国境内的消息后，杨双全便通过蔓妮的介绍，几经周折，终于和庭川市的“朱老板”搭上了线。

桌上的台历从4月底翻到6月上旬。

一个多月过去了，“朱老板”的手机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他有点儿坐不住了：该不是毒贩子察觉到了什么，不想做这笔买卖了？但潜意识又告诉他所有的计划都经过缜密部署、周密安排的，不可能露出痕迹。

在“朱老板”的焦急等待中，6月底那个“杨老板”突然打来电话：“‘货’已准备好，不知‘朱老板’的经营能力，请将有关资金证明情况电传云南。”

根据“杨老板”电话中需验资的要求，韩寒决定以“朱三”的名字在银行内存入500万元人民币。随后“朱老板”按“杨老板”的要求将500万元存款复印件电传云南“杨老板”。

收到传真后，“杨老板”又通过多种渠道悄悄调查“朱老板”这500万元存款的真实性，当所有的信息反馈证明资金可靠，“朱老板”这人也非常讲信誉，“杨老板”确信无疑后，便与“朱老板”商谈交易方式。

“杨老板”提出“货”量大，需先付订金，“朱老板”派人在云南验“货”，然后“货”发庭川市后付余下款额。

“朱老板”说云南情况不熟，这年头背信弃义的人太多，自己去年曾“跌”过一次“水”，被云南“道”中的人骗去70万元，至今想起来牙根还生疼，要做就到庭川来，否则这买卖就算了。

这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是韩寒制定的诱“杨老板”到庭川的一套方案。

“朱老板”的话，使对方一阵沉默，好一会儿，“杨老板”才说：“既然那样，后会有期，各走各的道吧。”

整整一个星期，“杨老板”好像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没有任何消息。“朱老板”急得嘴里都冒起了血泡。可不是吗？几个月以来为了捕获这条狡猾的鱼，设计了多套方案，可这条鱼闻着“诱饵”，在钩边游来游去，就是不张嘴，停在那儿，或在那儿游来荡去也好啊，还能见个影子，可说不咬钩就不咬钩了，摇晃一下尾巴就不见了，就窜得不见踪影了，这能不让人着急吗？

看见朱大虎那焦虑的样子，韩寒对他说：“等待，其实也是一场战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战斗比真刀实枪更能考验出我们的耐力和心理素质，你们急，‘货主’会比你们更急。法律规定：贩卖50克海洛因就可以判处死刑，他那么一笔大宗的‘货’，不小心谨慎敢轻易出手吗？现在看来，我们前段时间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货主’现在已对“朱老板”深信不疑，按海洛因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看，在庭川‘货’出手，要比在南部边境省份价格高出几倍。要牟取暴利，‘杨老板’是不会轻易丢下这个市场，也一定不会放弃‘朱老板’这个大主顾的。‘利令智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要沉住气，在目前状况下，‘朱老板’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而表露出我们急迫的心情，而是要耐

心等待,我敢断定‘杨老板’会重新找上门来。因为我们现在钓的不仅是一条鱼,而且是一条非常狡诈的鱼,虽然它暂时悄悄隐藏在深水中,但一个高明的渔夫会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一定会冒出水面的。”

在韩寒说过后话的第三天,“朱老板”手机里果真又传来了“杨老板”的声音:“同意在庭川交‘货’,价格为每千克20万元。”

为了使“戏”演得更逼真,“朱老板”毫无商量余地斩钉截铁地说:“无法接受此价格,每千克最多只能付15万元。”

“杨老板”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价格不能降,若每千克只能付15万元,那请你们到云南来接‘货’。”“杨老板”还说:“你们庭川的‘白粉’我知道,那都是掺假的‘货’,与我们的‘货’是无法比的,就我这纯度,1千克你可配5千克的货再出手,你的利润要比我高好几倍,而且承担的风险也比我要小呀。”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货”的价格,为交“货”地点,“杨老板”和“朱老板”之间反复磋商,最后敲定:以每千克17万元的价格,在庭川市交‘货’30千克,共计510万元。

“朱老板”问:“什么时间?”

“杨老板”说:“你听候消息吧。”

按照和“杨德伟”约定的时间,陈远富在2001年7月下旬,又来到缅甸。这次“杨德伟”没有将他带进富丽堂皇的酒店,而是带他到缅甸的另一处家。这个家和缅甸其他居民的住房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当他走进院子关上院门,看见满院堆满石头,陈远富才知道这里不仅是人们歇息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石料加工厂。

“杨德伟”对他说:“‘货’我已准备好了30千克。你挑上几块玉石,我们把‘货’就隐藏在玉石中。”

见陈远富露出怀疑的目光,“杨德伟”拍着他的肩膀说:“老

哥，放心吧，我们缅甸的匠人会把它做得了无痕迹。为了你的‘安全’和我的‘货’安全，我专门做过试验，就连专业训练的警犬也会望石兴叹。今天，就让我们缅甸匠人的绝世手艺，在你面前显显脸”。

陈远富在靠墙的一堆石头中，选中八块每块约有六十多千克重的玉石。这些年经营玉器，他略微懂一些玉石方面的知识。这几块玉石和他以前公司进口的材料差不多，不能够打磨首饰，只能当做建筑上的装饰材料。

陪同“杨德伟”和陈远富一起走到院子里的一个名叫阿良的缅甸人不声不响地从另一间屋子带出来两个拿着工具的缅甸匠人。当着陈远富的面，匠人们把海洛因倒进一个直径只有5厘米的铁管内，然后再用千斤顶顶住铁管的一方用力压，30千克海洛因很快被技术熟练的匠人们打包成一个个像手榴弹木柄粗细的长圆柱。然后用塑料纸仔细裹好，接着他们又用电锯将陈远富选用的四块玉石切割成两半，薄的一半当盖，厚的一半被匠人用一种专门打凿工具很快在玉石的平面上打磨出一个个刚好能放下圆柱形海洛因的眼。把海洛因装进去后，匠人们用一种特殊的粘合剂将打开两半的玉石又粘在一起。陈远富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他抱起一块粘合在一起的玉石，左瞧右摸，翻来覆去怎么也看不出那上面有切割过的痕迹，真像“杨德伟”说的那样：天衣无缝。

陈远富心里不得不佩服这个缅甸毒枭的“足智多谋”。

“杨德伟”指着粘合好的玉石说：“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不亏你，每千克1万元的运费，共计30万元，‘货’到地点后，有人会当面付款，你看如何？”

陈远富脸上故意流露出一种欣喜：“兄弟之间还有什么二话，就照你开的价，我会准时将‘货’运到你指定的地点。”